

浪漫银滩

▲ 庞华坚

在北海市区南面临海处，有一条长约 24 公里的海滩，海岸线如优美的曲线，蜿蜒，绵延。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银滩。

现在大小传媒称呼的银滩，准确地说指的是银滩中区。银滩中区是一片已经开发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银滩还包括中区往西直至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约十公里长的西区，往东直至冯家江约十公里长的东区。

银滩是我自小就熟悉的地方，我家距离银滩不到 20 公里。我上初中后，常和几个好朋友骑着自行车到银滩玩。那时我们脑子里还没有旅游观光概念，去银滩是因为那里有一片空阔的沙滩，在那里我们可以像风一样奔跑。那时，还没有成为明星的银滩叫白虎头沙滩，沙滩上是寂静的一片雪白，既没有南来北往的游客，更没有此起彼伏的喧哗。三三两两的海龟和成双成对的古生蜃经常在面粉一样的沙滩上爬来爬去，产卵或者闲游。沙虫、泥丁、沙蟹和村里养的鸡、鸭、猪、牛在海滩上和谐相处，相安无事。木麻黄树林里偶尔有蝉鸣雀叫，树林外“沙沙”的海涛声若隐若现。它们一起昭昭无边寂静，并见证我们年少时光的轻狂。

随着银滩被开发成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名气越来越大，最鼎盛的夏天，热辣辣的阳光下常有数万人聚集到那里游泳、玩沙、晒日光浴。

银滩美丽的最高评价定位于 1997 年 1 月 7 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到北海视察，他站在这片洁白、细腻的海滩中，面对柔波轻荡的大海中那群群自由飞翔的鸥鸟，赞叹不已，挥毫写下五个大字——天下第一滩。

从那个时候起，银滩的美丽成为传奇。具备“滩长平、沙细白、水温净、浪柔软、无鲨鱼”实力的北海银滩，也被人们推崇为“天下第一滩”。

就中国来说，目前提起海滩浴场，不可能避开北海银滩。全国的海滨浴场，数来点去，最终赞誉有加的无外乎大连、烟台、青岛、厦门和北戴河这几个城市的海滩，这几个城市的海滩，百年以前便名扬世界。它们名扬四海的时候，世人对北海银滩还知之甚少。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人们很快便发现北海银滩海滨浴场的陆地面积有 12 平方公里，总面积约达 38 平方公里，竟比上述几个国内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海滨浴场沙滩的面积总和还要大。不仅面积奇大，还气候温润，海水澄澈，沙粒优质，空气富含负氧离子！这样的去处，人们自然趋之若渴。

银滩的海水年平均水温 23.7℃，海水的透明度大于 2 米，各项水质指标均一直达国家一级标准，超过我国沿海海水平均标准的一倍以上。一年里，差不多任何一天都可以在银滩游泳。每年的 4 月到 11 月，更是游人畅游的好时光。银滩的海水温度和干净程度，主要得益于地处亚热带以及北海乃至整个北部湾没有工矿污染，人们对银滩的开发和利用还算有节制。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北海的历届官员们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他们和市民们一样，知道银滩对于北海意味着什么。也可以归功为人对美是有敬畏之心。只有敬畏，才有理性和虔诚，得以把这片美玉一样的海滩保护了下来。否则这片几千年来安静、干净的海湾持续不了雪白，也养育不出对生存环境要求奇高，其他海域绝无仅有的沙虫和誉满全球的南珠了。

北海银滩的沙子，均为高品位的石英砂。沙滩中二氧化硅（石英）的含量高达98%以上。也就是说银滩的沙子几乎不含杂质。掬一把细沙在手，细沙滑腻致密，如精盐，如面粉。我无数次陪友人到银滩玩，几乎每一个朋友都会忍不住捧起沙子端详，让粉尘一样的细沙从指隙间缓缓滑下。正是因为银滩的沙子既白又细，阳光中或者月光下，一望无垠的海滩如绸带飘扬，泛出温柔的银光，让走在沙滩上的人有如临梦境之感。

北海空气的清新，空气中负离子含量数为内地城市的50至1000倍。负离子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空气维生素”。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呼吸系统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呼吸系统影响最明显，能改善和增加肺功能。不少年迈的外地老人到北海居住后，呼吸系统疾病不知不觉便消失。银滩的空气质量就更不用说了。站在银滩上，面朝大海，极目远眺，海阔天空，涛声隐隐，不管是远方来客还是近处游人，目安神朗，心旷神怡，气顺畅快，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喜欢清晨或者傍晚缓步在银滩上行走。

清晨时分，晨曦初绽，海风轻拂，彩霞满天，踩在细细的沙子上，你会感觉不到脚下踩的是沙子，而是棉絮一样的东西。或者沿着海堤木板路，走在生机勃勃，柔软而细密的草地上，思绪信马由缰，目光追随飞翔的海鸥飘向更远，涛声轻抚动荡的心灵，一种触手可及的萌动，会不动声色地在心里慢慢升腾。

夕阳西下，漫步海滩，会忍不住大海的诱惑，把鞋子扔在沙滩上吧。让久违阳光的双脚，在沙滩上，在海水中，自由洒脱；让双手在海风中张扬灵活；让步伐追逐梦幻；让阳光洒满所有肩头，从浮躁走进安宁。

万事万物，各按其时，便会成为美好。银滩中区海滨浴场温柔细腻，西区森林公园与岩石刚柔结合动静相宜，而东区沙滩湿地野趣横生。天晴或者天阴，轻风细浪或者狂风暴流，24公里长的银滩，风格各异，幻化演变，使人不得不赞叹天公造物的气度和巧妙。

作为一个北海人，我不仅仅喜爱银滩中区，也喜欢西区和东区。

西区中心点是一个村子，叫南漓村。村子古称咕哩寨，是北海发源地之一。我一直认为南漓是孤独的。从红红火火的发源地到如今人迹稀少的偏僻海湾。我爱一个人来到这里，站在海阔天空中，不可能不孤独。但是这种孤独是美好的孤独，因为这样的孤独适合聆听和漫想。

在一篇文章里，我这样写：“在这山拐角，在海湾深处，波涛的声音，轻柔而坚韧。在这里与涛声相遇。是天意。这涛声像谁的手扣紧心扉，让思绪渐入古典，心跳的声音穿越浮躁，在厚实、辽阔的感觉中渐渐降落、安放，比孤独更安静。”

海湾由草木茂盛的冠头岭环抱而成，滩宽约三四十米，长三四里。柔软的细沙与裸露的礁石杂陈滩头。沙是不含杂质的雪白的沙，石是嶙峋结实的黑色的石。习惯水泥路的赤裸双脚，踩在细沙上，软绵绵、麻酥酥。走着走着，便登上了某块礁石。一块连一块的礁石，把我引向大海。当我回头望一望来时的“路”，“路”完好无缺地站在海水中，黑黑的，屹立着，那么结实。心里的紧张便松弛、平和了。这时看到远处的那些细沙，像白布一样，轻轻起伏，好大一匹！

置身海湾，不由自主，心生禅意。我写过这样一首诗：“我们看见大海/在离双脚不到一米的地方/和藹的石头/更像一朵花，开在脚下/人如莲，站在水中央。”在这里，我的手不会搭凉棚作远眺状，不会对着大海高呼大叫，更不会产生在这里撒把野的放纵念头。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得

像图画。不远处的船舫一只只从视野里慢慢滑过。头顶上偶尔传来两三声海鸟的鸣叫。太阳像是谁刚刚在海里捞出来挂上半空的圆形道具，那么近，那么真切。到了那里，我常常找一块相对平整的礁石躺下来，闭上眼睛。躺下之后，天空是蔚蓝是灰暗，天上有云或无云，都无关紧要了。在这一个人的世界里，我只想让耳朵休息片刻，让远远近近、轻轻重重的涛声，左耳进，右耳出，覆盖和安抚一天比一天烦躁的心灵。

东区和西区是截然不同的景致。

东区指海滨浴场到冯家江东一带的海滩。这一片海滩至今基本保持原始状态。沙滩上生长着星星点点着高矮不一的海榄树和耐咸植物。它们一株株，一丛丛，一根根，有些在光洁的沙滩上揭竿而起，有些插在澄清的海水里轻轻摇晃，也有些在沙和水交接的地方盘根错节，携手而立，绿意盎然。

冯家江口靠东的地方是联结蔓延的海榄树林。这些被植物学家们称为红树林的海生植物一出现便连成一片。远远望去，深沉的绿，扎实和广阔。去到这些矮低的海生灌木林中，会看到它们不分彼此，搀扶和融合。它们不分老幼，相沫以濡，不知生死，在一起，十年一寸地生长、拔节、开花、结果，挪动着生长的年龄。面对这些绿色的叶子，暗黄的根须，我便想起从未曾见识过的西北的胡杨。我相信胡杨林如果生长在南方，一定就是海榄树的模样。风雨，生死，沧海桑田……与它们何干？它们在海里挺立。仅此而已。这些海榄树下，活动着鱼、虾、蟹、螺等类别大大小小千奇百样的生物。这里没有陆地上生物之间的截然对立，没有人世间火花四溅的争斗，偏僻、困苦，但是协调、和谐。谁也不知道这种至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物种多样化的生态系之一，当今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唯一的木本植物，在这个地球上生长了多少个世纪。但因为有了它们的存在，我们脚下的滩涂得以生机盎然，111种大型底栖动物，104种鸟类，133种昆虫和159种变种的藻类在这里过着它们天经地义的生活。1986年，广西沿海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风暴潮，差不多所有海堤都被海浪冲垮，但这些在风浪中备受折磨的低矮树木存活了下来。它们怀抱着相依相存千万年的沙滩，迅速、平静地恢复原来的状态，继续生存在各自的命运。事实上，它们从事着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抵御自然侵害的壮举，如果没有这些海榄树，历经风暴，饱受海浪推移的银滩会怎么样？

30年前的银滩，木麻黄树林立，剑麻丛遍野，沙蟹、跳跳鱼、古生蜃……你方唱罢我登台，在海滩上张扬个性。原始的银滩，藏在深闺人未识。

20年前的银滩，八方英豪进驻，异国风情的建筑如雨后春笋，争奇斗艳。银滩一夜之间迎来漫天喝彩，也迎来无数纷乱和无序。

10年前的银滩，终于安静下来。它经历了千年沉寂和突如其来的失落、阵痛、喧嚣之后，开始沉静并蜕变，然后以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大方模样被推到世人面前。

今天的银滩，人为捏造的修造建设，全部被从银滩的沙子中清除出去，只剩下挺直的棕榈树，柔软的草地，洁白的沙滩，透明的海水和漫天的阳光。

从花枝招展的纷乱回归到安静的素面朝天，银滩用了十年时间。银滩是北海旅游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全国首批4A级景点，又是国务院1992年批准的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还是国家旅游局1995年评出和中国35个“王牌景点”之“最美休憩地”。拥有这样的人间胜境，

是上天赐予北海的天大福气，也是自天而降的一道考验。是让银滩继续杂乱无章，花枝招展，像个村姑？是按某时某人某个主意把银滩肆意改造得像个泼妇？还是参考专家意见，装扮银滩？以什么样的方式、态度与银滩相处，是所有北海人，包括在北海居住的人，到北海旅游的人，管理北海的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2000年，北海为银滩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个国际请求。当年11月，北海市政府正式对外发布：“按国际一流标准规划和开发24公里的银滩旅游经济带，进行银滩规划国际招标。”世界各地有44家设计机构报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美国莫里斯建筑设计公司、莫斯科文化旅游休闲体育保健建筑设计研究院所设计的方案被选中。当设计方案在市图书馆展出，超过3500名的市民参观、评议了方案。北海市民关注银滩的热情可见一斑。最后美国莫里斯建筑设计公司以“珠链式”的设计理念，受到了众多专家和市民的青睐。以该公司设计方案作为蓝本，结合北海实际，吸收其他方案的优点，最终形成以不破坏银滩天然、自然为原则的《银滩旅游区总体规划》。于是有了现在的银滩。

人们终于理解了原始、自然、生态、档次、美，这些普通名词的深邃含义，敢于让原始归原始，自然归还自然，生态得以生态。北海市政府这个举措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无数次在银滩逗留，在沙滩上行走，在海水里搏游，呼吸那略带咸味的空气，眺望远方点点渔帆，聆听云天中传来的声声气笛。我认定，银滩从来就不是含蓄、内敛的小家碧玉，而是高雅、大气的大家闺秀；银滩从来也不仅仅秀丽、精致，而是历经沧海，从容淡定的。

不论什么时候，即使狂风大作，浊浪滔天，银滩那些白色的坚忍和执著，依然自然、素净、从容，引领人们，远离和抵达，原始和脱俗，更加孤独或者宠辱皆忘。它总是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既不做作，也不矫情，把现代和古典诗意糅合在一起，浸透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粒沙砾，每一个角落。

惊艳群芳而不知觉的拙笨，野生的纯净的浪漫，沧桑之后依然本色的安然。这就是银滩。